

民国时事文獻汇編



中国文献珍本丛书

民国时事文献汇编

(七)

全国图书馆文献缩微复制中心

時事類編

第一卷 第十期

對於日本國策協定的檢討

日本・經濟往來

日本亞細亞政策的經濟成果

美國・外交季刊

要

戰雲瀰漫着的遠東

法國・世界週刊

希特勒底號召

德國・柏林日報

德國法西主義底真面目

德國・政治經濟評論

奧大利的糾紛

蘇聯・真理報

版出日一十年二十二年中華民國

中山文化教育館

編譯凡例

二

中國是世界的一環，百年以來，對世界各國的關係日趨密切，特別是由二十世紀初年，以至於歐戰，由戰後以至於現時，世界上一般的交通越發達，不僅國與國之間的關係愈見緊密，抑且世界文化亦愈見進步。我國雖然物質上一切都比不上列強，可是我們不能不「迎頭趕上去」！特別是關於「文化」方面，所以對於國際現勢的認識，與對現世界的經濟、政治、與文化教育諸事實及理論的研究，都是我們願意竭誠努力的工作。今當依據以下的主旨從事編譯：

- 一 選譯各國著名刊物之政治的、經濟的、文化教育的重要著述。
 - 二 蓄集現世界各種重要統計。
 - 三 介紹外人對於我國的政治、經濟、文化、教育以及社會問題的觀察與批評。
- 同時，可以節省國人遍讀各國刊物的時間而免去不懂多種外國文的障礙，用最經濟的方法，以資獻請者諸君。

時事類編 第一卷 第十期

目錄

對於日本國策協定的檢討 日本・經濟往來 (一)

中野正剛

日本亞細亞政策的經濟成果 美國・外交季刊 (五)

奧却爾特 (John E. Orchard)

戰雲瀰漫着的遠東 法國・世界週刊 (一八)

丘勒拉 (A. Kurella)

希特勒底號召 德國・柏林日報 (二三)

柏林日報時評

德國法西主義底真面目 德國・政治經濟評論 (一五)

瓦爾加 (E. Varga)



奧大利的糾紛 ······

蘇聯 · 真理報 · (三二)

馬扎亞爾 (Л. Мадзар)

歐洲列強之一的蘇聯 (續) ······

美國 · 外交政策報告 · (三八)

狄 安 (Vera Michela Dean)

日本軍事公債論 (續) ······

日本 · 經濟往來 · (四八)

阿 邦 賢

古巴總統麥嘉度的傾覆 (續) ······

美國 · 現代史料 · (五六)

赫白脫 · 赫林 (Herbert Herring)

三十一萬人保存的森林園

(一七)

美國每人每星期平均工資統計

(一一一)

荷蘭百萬富翁之銳減

(一四)

請你們與國社黨人絕交吧

(一一一)

蒙古「派」留學生到日本

(一一七)

窮困的美國學校

(四七)

冬下二百七十二度

白

時事類編 第一卷 第十期



對於日本國策協定的檢討

中野正剛

譯自日本經濟往來一九三三年十月號。

中野是國民同盟底堅份子之一。國民同盟和軍部接近，明顯地表示了法西斯的傾向。此次對所謂「國策協定」持反對的態度，對既成政黨尤其是民政黨聲明沒有合作之餘地。軍備應該擴張，國債增加不要緊，農村應該救濟，對有產階級應該多謀以資助，這些意見和日本目前的法西斯運動所標榜的意見是一脈相通的。他以為只要有一個能行使「壓力」的政府，這些一定能夠做到。這些能夠做到，日本就用不着怕任何國家。他以為日本如果更硬些，各國一定會屈服，而所謂「非常時」也就不難克服了。但這不是現內閣或既成政黨所能做到的，所以他不贊成所謂「國策協定」。他雖然發得很硬，但實際上不過是向軍部方面賣身投靠而已。

現在，雖然有人問到國民同盟底態度到底怎樣，但並沒有什麼應該再說的話。因為齊藤首相來訪問安達氏的時候，關於這一事

點，安達氏已經明確地回答過了。現內閣底招牌，從頭到腳是「舉國一致」啦，精神的「一致」啦，然而，靠這種空空洞洞的說教，是什麼事也做不成的。

用什麼做「舉國一致」底本體呢？「精神的一致」說起來，上自聖上一人，下至萬民，當然是完全一致的。怎樣把這個一致的精神反映到政治上面去呢？——關於這件事，不用說非有註釋不可。

對於日本國策協定的檢討

對於日本國策協定的檢討

六

用沒有註釋的「精神的一致」做精神運動底「口號」，藉這樣的事來逃避政治上的責任，那可不大好。我們同志等團結起來，組成政治團體，無論在議會裏面，大眾裏面，是有基礎的。總是拿着明白的主義主張向前邁進。而別人却向我們說：舉國一致好不好？我們希望精神上能夠一致。對於這，我們可不能夠唯唯聽命，我們不能夠做那麼傻事。如果希望舉國一致，齊藤內閣應該好好地把我們已經向天下廣播了的主義主張容納。或者，通過由我們底主張所啟發的天下大眾和我們一同前進。齊藤內閣把我們底主張全部容納了的話，我們全部贊成，容納七分的話，我們就同情七分。很簡單的，就是這麼一回事。我以為並沒有講究應酬流通的必要。

政友會方面也有了應酬。政友會列舉五個項目，向政府提出了。從表面看來，每一條都非常堂皇，但內容却一點也不得要領。可伸可縮。好的是好的，壞的是壞的。兵力應該強，外交的立場應該改善，產業應該振興，農民底生活應該改良這一類的話。和齊藤內閣底精神一樣，無論誰聽了都不會覺得有什麼不對的。對於這一類沒有根的空話，我們沒有意氣投合握手前進的道理。我們所主張的非常時對策，決不是這樣的東西。像政友會那樣，一件一件地列舉了出來，那不過和剛從學校畢業出來的知識份子青年所起草的改造案一樣，什麼用處也沒有。這樣的意見，是完全說不上什麼「非常時的」的。

所謂「非常時」，是要從最痛的地方下手。是要下決心去幹。那幹的壓力一定會和現存的矛盾相摩擦的。但那壓力將矛盾克服，成為前進一步的原動力。向前進一步，又用那壓力把接踵而來的矛盾克服。這樣，由第一步向第二步第三步前進。這樣地做，非常時對策才能夠施行。國策改造才能夠實現。首先，農民非常困苦這件事是大家都知道的。農民因於不相稱的重的負擔，這件事政府諸機關也承認。那麼，現在權且臨時地把這重的負擔減輕或廢除，緩緩地再使這成為根本政策，怎樣？先把耕種地的地租全免，再把和地租伴隨的附加稅全免，把義務教育費裏的教員俸給全額負擔，房屋稅，戶數比例，營業稅，以及其他苛捐雜稅大大地減免一下，怎樣？最大限度也不到三億圓。以三年為限，馬上實行起來，怎樣？如果能夠這樣放鬆對於農村對於地方的掠取，少掠取一分地方就豐潤一分，使下層階級底購買力得到培養。那樣，從中下層階級那裏就會生出生氣來。把這當作永久的根本政策也好，當作救急的臨時政策也好。如果先把這件事實行，財源方面大概要生出二億左右的不足來。用這財源不足的壓力再去幹其他的事。如行政整理啦，政治組織底大改革啦，革除官僚萬能之弊啦，如果沒有國庫裏面財源不足的壓力逼了來，是不能做到的。現在，被這壓力所逼，增稅論快要提出來了罷。這樣一來，像本同盟（國民同盟——譯者註）所主張的一樣，就得實行國民所得的再考究再分配。具

體地說，爲了保持負擔的均衡，在非常時的現在，對於特別增加了利益的階級，實行增稅，是當然而又當然的事情。然而就是這樣的單，也非用壓力不可。再，國家底債增加了，很困難，但從公債底利息方面也並不是沒有方法可想。財閥也許反對，但可以用壓力把他們底反對克服。只要是下決心做一件事，總會碰着阻礙的。政治家沒有把這些阻礙都照樣背出來，表示改造案的不容易實現之必要。從目前的事情做下去，這是我們所抱的非常時對策。

補赤字，而削減軍事費的話，日本底軍備豈不是要弄成零丁庶這不曉得是從那裏來的話。

體地說，爲了保持負擔的均衡，在非常時的現在，對於特別增加了利益的階級，實行增稅，是當然而又當然的事情。然而，就是這樣的事，也非用壓力不可。再，國家底債增加了，很困難，但從公債底利息方面也並不是沒有方法可想。財閥也許反對，但可以用壓力把他們底反對克服。只要是下決心做一件事，總會碰着阻礙的。政治家沒有把這些阻礙都照樣背出來，表示改造案的不容易實現之必要。從目前的事情做下去，這是我們所抱的非常時對策。

對於民主黨，我們不能夠和他們步調一致的。因爲，若根總裁底腦經和時代隔得太遠。不久以前，若根氏在代議士會上作了一次演說。他說：「財政上出現了赤字，是亡國之兆。填補赤字是現在的最大急務」怎樣填補法呢？關於這，他沒有明確地說，但他底口氣好像是指的軍事費龐大這一件事上面。如果主張軍事費應該削減，和幣原外交，若根外交，井上財政底老調子是相合的。看起來雖然也成一個理論，然而是蠢話。若根氏對於急迫的內外情勢沒有理解，所以這樣想。但如果老實地說軍費應該削減，性命可有點危險，所以用了非常女性的態度彎彎曲曲地說軍備擴張也是好的，但從前意大利苦於過甚的軍備擴張的時候，報紙上曾有一張諷刺畫，是一個骷髏拖着一尊大砲。使骷髏拖大砲可是「一件不好」的事情。云云。

以美國爲中心的通貨膨脹，目前是到處都在進行的。想日本沒有赤字，想不發行公債，想中止通貨膨脹政策，如果這樣辦，僅僅從匯兌的關係看，貿易上不是要受大的打擊麼？相當程度的通貨膨脹政策，是沒有辦法的事罷。然而，漫然地行使通貨膨脹政策，沉醉於眼前的興奮，這種態度也非警戒不可。再和通貨膨脹政策並行的建設計畫也是必要的。所謂建設計畫，並不是指漫然的產業機關之擴張。如果想擋住國際經濟同盟對立底壓迫，講求自主的政策，我國底急務是以日滿經濟同盟爲基礎建立經濟產業底均整，以這爲單位來圖謀組織底完成。這時候最應該注意的是中下層階級購買力底增進。對於僅僅依存於對外貿易的時代和非在經濟同盟對立之間好好地幹不可的時代之間的變化，明白地認識，在這個變革的時候，保持經濟產業底均整，是比什麼都重要的急務。一面和世界的通貨膨脹政策相對應，在這通貨膨脹進行中間，爲了保持經濟產業底均整而實行建設計畫，如果這樣，豈不是目前的通貨膨脹政策是先用信用來實行經濟產業底改造麼？這時候，如果需要軍費，就儘量拿出來好了。當然鑑於國際情勢，海陸軍底擴張比例應該怎樣規定，着手的時候須加以考慮。這是另外的一個大問題。所以非有把財政、經濟、軍事、外交打成一片的計畫

這是完全和我們認識不同的。亦字不是有了十億麼爲了填

不可。現在，美國已經取了等於對日本備戰的行動。英國決然破棄丁日印通商條約，在經濟戰上引起了「九·一八」事變，現在的情勢是，日本就是變成了船艦也非拖大砲前進不可。然而，這並不是說要永久地把軍事費擴大，軍備底整備也是有一定的限度的。

到某一定程度為止非幹不可的話，在這通貨膨脹政策進行中，除了決心幹去之外沒有別的道路。若根一流的財政論是這樣：美國底富數倍於日本，軍備競爭起來，美國能夠建立比日本多幾倍的海軍，日本不是非敗不可麼？但是，在現代的海面上作戰的艦隊底最大限度是有一定的。就是極端地和美國競爭，到某一定程度為止就行。日本有達到那個限度的實力和決意。日本如果表明了這個決意，美國方面就要考慮考慮的。我想，只要有了決意，軍縮的交涉也就可以進行了。若根氏那樣地，把亂七八糟的意見放送出去，當然要馬上傳到外國。滿洲經營，日本馬上要幹不動了呀！軍備擴張，日本要拖不起了呀！你看，民政黨總裁說出了那樣的話呀！各國的報紙就下了這樣的各種觀測，那豈不是使各國發生日本可以壓抑的誤解麼？自滿洲事變勃發到「滿洲國」承認以至日本退出國際聯盟為止，這種誤解豈不就是這期間的外交上的禍根麼？明白地豫先表明日本底決意，反而能夠解除各國底誤解，防止戰爭，維持和平。

來罷，但並不是從外國借債加多了一倍的時候，把利率減少一半，國家底負擔豈不是和原來一樣麼？並不是說現在豫定着非做到那個地步不可，但到萬不得已的時候，是應該有那種計算的。財政固然困苦，但把這困苦的財政分析一下看，日本也有鐵，也有炭，食物也有，衣被也有，關於石油，有非常的手段可想。武器彈藥也能造，軍艦也能夠游弋，大砲也能夠放。活用國內的資源，適當地和人力結合起來，是滿不在乎地有辦法的。再把滿蒙資源加進來，萬一的時候，蟠居整個亞洲。我底意思是，把通貨的流通，勞動，資源結合起來，全國民一致奮發的時候，日本是可以應付非常時的局面的。若根氏底財政悲觀論，船艦拖大砲的議論，是不明世界大勢的胡說。肚子裏面裝着這樣思想的政黨和快成爲新興日本發展力底前驅的我們，不是沒有交涉的可能麼？

我以為，靠現內閣或既成政黨，日本底難局是不能克服的。我們想老實地向大家說：與其一起跑進被白蟻吃腐了的房子裏面去舉國一致，不如以在野的資格喚醒七千萬同胞，這反而是當前的急務。齊藤內閣和既成政黨如果希望舉國一致，請從白蟻的樓閣走到國民大眾裏面來，通過國民大眾來和我們舉國一致好了。如果想放棄那些秀才式的議論來商量高等政治的問題，請把問題更具體化一些罷。現內閣的首腦和構成現內閣的人物，不是老官僚就是既成政黨底頭領。我以為不應該和這樣的傢伙共

日本亞細亞政策的經濟成果

奧却爾特

John E. Orchard: Economic Consequences of Japan's Asiatic Policy

Foreign Affairs, Vol. 12, No. 1, Oct. 1933.

譯自美國外交季刊十二卷第一期，一九三三年十月。

本文作者奧却爾特是哥倫比亞大學的經濟地理教授，又是日本的經濟地位的著者，對於日本問題是很注意的，故全文有幾處觀點很正確，為特述詳於此。

全文分五節：首述日本工業的進步，不過因為國內原料的缺乏，要依賴於他國。繼述地輸入遠超輸出，結果就不得不謀輸出的增加，藉以抵補地現金的流出；然而市場有限，除開西鄰的亞洲而外，再沒有其他地方可以滿足，而那裏還是有着其他各國之強有力的競爭者。第三就跟着開述日本進行亞細亞政策以後所遭遇的阻力，即英經濟軟弱之白熱化；以及中印民族資本主義的抬頭，所予它的打擊。第四節敘述日本利用世界大戰的機會向吾國提出二十一條起，一直到此次「九·一八」事變所引起的我國對於她的反感，而七次抵制運動的結果，日本經濟上的成果可說全部失敗，作者是深為日本亞細亞政策惜而嘆為不智的。最後就論到日本占領滿洲以後的得失，在論述滿洲富源對於日本是否真的有利，尤其鐵的蘊藏量，雖不免有「蓄意是戲的」之感，而在說明滿洲不足以解決日本人人口過剩，以及滿洲物產將為日本產業界的一大成員（如撫順煤在東京出售，為神戶國的煤商所反對），所以日本決不會助長新國家之經濟成長的，的確有獨到之見。作者又在結論裏說：「中國會發生任何形式的反抗，如抵制、鼓動義軍活動，襲擊日本人控制下的邊境等」使日本會疲於奔命，徒然犧牲了商業，浪費了軍費。

一 日本工業的進步

地理的環境與實業的進步兩者綜合的結果，形成了日本在

日本亞細亞政策的經濟成果

亞洲之經濟的霸權，但是日本在大陸上的各政策，常常並不能符合於她那應有的領袖地位。那兒經常地具有着政治的與經濟的利益衝突，在這情形中，於是她與她亞洲的鄰伴之友誼的培植，是

交流着帝國主義的以及商業的侵略行動。日本原是被公認爲在亞洲之最強有力的國家，她的經濟發展也是最進步的。然而，她在中國，在印度，以及在這一大陸上的任何部分，都不能收受到領袖地位的成果；而祇是被嫌惡與仇視。而且，貨運動與關稅壁壘在亞細亞的各市場上，正在向日本貨物一致增加——然而這些市場上，對於日本製造品的不斷地擴張是非常需要的。

自從日本門戶開放與外人媾通以來，日本是發生了驚人的變化，而這種變化再沒有比製造業的發展是更使人注意的。在現代期的早年，日本是刺激着對於人口問題之最良好的解決，莫過於工業化，同時又可以作爲抵禦西歐各國之最可能的防衛。而日本的人口，自一八七三年以來已是兩倍了，直到現在，每年的增加率，幾乎近一百萬。這若大的人口增加，在農業上是沒有生路的，因爲日本島國的面積有限，而可耕地的面積更有限，祇有百分之十六。

於是製造業在日本便被竭力地提倡着，縱然她本質地逗留在農業的領域上，她的進步實至足驚人了。在日本各工廠，約有兩百萬以上的工人，她又已經變成棉紗、生絲、人造絲、電器材料品以及其他許多項目的主要製造業者了。她現在紡織廠的錠子數量，在世界各國中居第七位，祇有美國與大英帝國是最大量地消費棉花原料的。

雖然，日本的工業進步在某幾種障礙方面，是已經完成了。她占有着勞動力的供給，雖然不熟練的，但極賤價；她有一個便利，即一世紀半產業革命以來，歐美各國所造成的機械進步，她可以不勞而獲；以及日本政府準備着對於新的工業予以保護與自由資財的援助。不過在她國內，本質的原料太感缺乏。煤的產量極少，到祇能夠用以製造冶金用的焦炭；而且因爲蘊藏在地層裏極深與容積之薄，開採成本極昂。所以在比較地最近幾年中，日本怕將會遇到實質地燃料之缺乏。然而水力，在島上的環境是非常有利的，假若能夠儘可能地發展它的供給，那比諸各國從一切財源上所得來的供給，將一定會不見得十分少。還有，在日本連鐵礦的鑄苗也實質地沒有，特殊的，留存在高麗的，也是極少量的。其他礦產在日本也很少。日本的紡織廠所需要的原料棉花，幾乎完全要依賴於美國、印度、中國與埃及；羊毛則依賴於奧大利亞洲。在日本唯一有的製造品的原料的，祇有生絲；可是雖然它是紡織業的基礎，但近年來，日本幾乎每年有百分之八十以上的生絲就在「原料」的狀態中輸出了。

二 日本輸出入的失調與市場

窄狹

由於工業化的進步，日本就需要着大量的原料之輸入，而日

還有，她已經是一個生產工具（Capital Goods）的輸入者，它在形式上就是機械與裝備工廠的物品。自一八七五年以來，日本輸入的數量幾乎已經增加至五倍。到現在，她輸入的主要項目是棉花、羊毛、石油、生鐵、木材與機械。約有百分之七十以上的原料或貨物進口，是準備用於擴充未來的製造的。這些輸入品既是必須償付，而日本向外投資，又如此其狹小，在國內的發展也有限量，如航業與保險業等，於是償付此項輸入費用的方法，就不得不代之以商品的輸出。

她的商品輸出，自從現代期的早年以來，增加到了驚人的程度，不過還不足於與大量的輸入相均衡。在量上，逐年以來總是輸入大大地超過輸出，祇有偶然的例外。以此，它是必然地會遭遇到由政府與私人向外借款所累積下來的逆勢的不順利的平衡。可是世界大戰，對於日本的貿易，準備了一個幸運的機會。因為那時候，歐洲各國從亞細亞市場上撤退，日本的輸出就突然暢銷了。在戰爭的四年中，日本有利的商品清算，不獨足夠償付日本政府所企望的積累下來的一切外債，而且還使她有豐富的剩餘，足以向外投資。

然而，自從戰事結束以後，日本的輸出是又繼續衰落，相對地，輸入又增加了，於是一個非常不利的平衡也繼續積累着。這也許是使日本感覺着最嚴重問題的。雖然一種不順利的逆勢的商品

平衡，不就是它自己的不健全的經濟情形之預兆，尤其在一個新興的國家。然而國際的償付問題，決不能依賴不安定的外債的。一定要有合理化的前途，輸出或者才可能足夠償付輸入。在紐約與倫敦市場上的日本證券開價之十分低下，以及日圓之慘跌，祇值它法定平價的百分之四十，隨後就廢棄金本位，這都是顯然的。日本國際上財政地位的弱點。

來證明這種，對於增加日本輸出，經過推銷日貨的市場之擴張的地位，變成了非常地重要。在別的國家，如果遭遇到輸出的困難時，不妨演習一下反於正統派經濟思想的，以及依照世界貿易情形而對於輸出加以限制；因為他們的輸出是能夠償付國外市場上的欠款。而此種欠款，由於輸入之人為的限制的結果，是不第中的。但在日本的情形，可就完全不同。日本遠不是一個自給自足的國家。有許多必須品，她都得依賴於輸入。在輸入貿易上的若干調節，也許可能運用對於奢侈品的削減，但假若製造工業而成長，至於必須要有原料輸入的增加時，那末就會有各種現象，如由於人口的增加，就少不得大量的必要糧食……以此日本的困難，不在於如何去集中她的輸出，而是沒法地增加她的輸出來準備抵消她本質的與向上的輸入。

日本的輸出貿易，不像美國、英國以及任何歐洲的領袖國家那末地完備。它非常單純，在它主要商品的貨單與主要的市場上，

雙方都是如此。於是，自從現代期開始以來，日本的輸出，永遠是以生絲為第一位。它已經有規則地從金輸出品中百分之三五，增加到百分之四十。在早年，多種項目的輸出品，到現在還能存在於日本貿易中的，祇有一——茶、水產品與紙三種。然而最近幾年中，這三種貿易也已衰落不堪，為紗織品——棉紗、綿人造絲織品與布所代替了。這許多商品，現在逐漸增加，幾乎占據地輸出貿易數量中的百分之三十三。不僅它的輸出貨物有限，它們的去路也是在極有限的市場上。比如把生絲來說，百分之九十五的輸出（約占日本總生產額的百分之七十五）是完全到美國的。而紡織機製品，主要地全銷於亞細亞洲。這兩個市場在最近幾年來，是吸收了日本輸出品的百分之八十以上。

這樣有限的輸出與有限的市場，它的危機是顯然的。這結果，於是日本就企圖努力發展她其他商品，以及世界其他部分的市場——南美洲、澳大利亞洲、非洲、甚至歐洲。但是，縱然盡了她一切的努力，商品與市場兩者之愈趨於集中，甚至變成更顯然了。舉例來說：在一八八五年末的五年間，美國、中國、印度吸收了日本輸出品的百分之五十八；在一九〇一到一九〇五年代，在這三個市場上的百分比，增加到了百分之六十五；而在一九三二年以前的五年間，更激增到百分之七十三。在早期二十年間，日本輸出到美國的百分之五十九是生絲；到最近，生絲的貿易，計算起來，幾

乎是到了百分之八十二。而日本對於中國市場上的輸出，紡織品是達到幾乎不很可信的高度。

幾年以來，日本仍然像過去一樣，將繼續依賴着這兩大市場——美國與亞洲。而亞洲市場的展開是更有希望的。美國的貿易，如上面所已說過的，主要地已經形成了一種奢侈品的項目——生絲。日本常供給美國人消費品的大部分，而此項消費品的增加，如果希望得到異常成功的，於是就祇有希望美國人繼續增加。因為祇有這樣，才能刺激起龐大的購買慾。然而因為它是屬於奢侈品的，所以此種人口，還得務須在美國全人口中有著高度生活水準的，否則就困難了。要不是，那就祇有把絲價降低。可見就在同時，人造絲的逐次改良，以及中國絲業在政治安定以後的復活，對於日本生絲業都是極大的威脅。即是在其他一切生產的場合，日本勞動在美國也遇着了重大的競爭；而事實上，一切西歐的國家，又早已有他們相反的文化與高度地進步的工業化了。於是日本的製造業者幾乎不可避免地必定要經過摹倣的階段，才能滿足需要。企圖凌駕美洲的與歐洲的市場之上，就很困難，甚至是不可能。因為日本是正在變換體裁與規範齊下呢。祇有在亞洲日本是一定可以把她的貿易轉變到任何實質地擴張的。

三 亞細亞政策的形成與強化

在亞洲市場上日本是占有了許多斷然的利益這種利益是按置她一個優先地位，高出於一切歐美各國之上。她的文化，使她能夠理解東方的需要與趣味。他的地域很接近於亞洲大陸。毗連於日本島的亞洲大陸，尤其近東南部的海濱一帶，居住著約有十萬萬人口，或是說幾乎占全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不過，這也是實在的，在這塊地上的購買力是非常低下。那裏的人民主要地是依賴於農業的生活方式，而謀生力是極小的。那裏對於貿易的範圍也極小。在一九二九年，擁有四萬萬以上人口的中國的進口貨，祇佔八二〇、〇〇〇、〇〇〇金圓；在擁有三萬五千萬人口的印度的情形也一樣，他們的輸入總計僅一、一七三、〇〇〇、〇〇〇金圓。可是就在同年，蕞爾小國的荷蘭（Netherlands），她的人口雖然祇有八百萬，但在她國內所輸入的消費品，却值一、一〇六、〇〇〇、〇〇〇金圓。

最近幾個月來，日本的發言人往往把美國對於中國的同情，歸因於企圖在中國獲得貿易的利益。於是便暗示美國，這是決不可能，中國不是，而且將永遠不是美國貨物的重要市場，因為中國的購買力是太低微了。雖然，這兒有一點小問題，即是亞洲的市場，尤其中國是世界存留下來的最有希望的市場。不過現在，中國的輸入貨物，主要地集中在一部分的城市，以及沿揚子江一帶的市場，或者為少數鐵路所貫澈的內地罷了。在中國內地的人民，還

是能夠自給自足他還用手工機來織布，而且此種布匹所用的紗，甚至還是從本地土出的棉花自己手紡的。其他需要極少，而舊式的手工業在中國每一個村莊到處可以遇見或找得。但是，如果運輸日漸改進以後，那末這些工業將也逐次難以支持，或與工廠製品相頽頹與競爭。於是「運輸」對於中國的財源，將也會允許更有效地利用，像日本在一八七〇年以後的情形一樣，從而中國人民的購買力將也一定會增加。事實上，日本的歷史對於中國暗示了發展的大概趨向。現在，中國的輸入，每年每一種貨品平均額兩金圓；日本在一八七六——一八八〇年代每件的輸入平均額才祇五角，而且一直到一八九六或一八九七年，也還沒有及中國現在輸入的數字。甚至在印度，她雖然已多年地在英國統治之下了，可見她的家庭小工業戶數，也還是多得驚人。但是到了下一世紀，那裏將會比世界任何地方都更發達，為亞洲之比較最大的外國貿易輜輶的地方，這看來是非常可能的。

但是低微的購買力，決不是亞洲市場開發之唯一的障礙。紛亂的政治環境妨害了經濟的成長，以及使任何貿易之組織的鼓勵都陷於不可能。尤其是那些市場，大部分還沒有穩定的幣制的時候，是更其如此的。在價格上常常變動的銀之使用，使中國的貿易，加入了極端投機的惡習。兼之，亞洲的市場，相當廣的範圍，是受歐洲列強的政治控制之下的。大英帝國、法國與美國，她們都考慮

着她們殖民地的占有，好作為她們自己製造品的市場，這結果，印度、馬來（Malaya）、法屬安南、以及菲列濱的關稅都給母國的貨物特惠了。

亞洲的許多國家，不論是宗主國或不獨立的國家，雙方都有他們自己的工業的野心，而予製造業以活躍的鼓勵。尤其中國與印度，對於工業化，較諸他們先輩的日本，是占有許多的便利。他們的勞動力是龐大而又低賤。他們兩個國家都產生的有棉花；中國既有全世界煤油最富藏量；印度也有成分極佳與蘊藏極富的鐵礦，以及焦炭之優良的供給。在這兩國，如果在這些工業上，已經實行了最大的發展的，那末日本是最需要依賴此種工業的。中國在她紡織廠裏的錠子數，現在有四百萬錠，而在大的城市裏，更有無數的工廠工業。在印度的工廠，在一九三二年時，有紗錠九百三十萬，或是說比日本多出百七十萬錠。而棉紗紡織廠會從荷蘭移到爪哇（Java）而遇着日本貨物的競爭，這在最近已經公認的了。

爲了保護他們的製造業的發展，亞洲的國家於是就都憑藉於關稅壁壘。最近幾年來，印度的趨向，就是增加關稅——雖然這是從英國方面所鼓勵的——它的目的，不消說，是在於保障殖民地的市場。但是日本的貨物，尤其紡織品，仍然洪水一樣地洶湧而來，而嚴重地闖入了印度的結果，於是在印度的內部，就也開始了一

種傾向於保護關稅的運動，更於是而關稅大增了。他們準備在名義上，對於一般的關稅，都要增加，但實際，他們是專門對付日本貨物的。因此，這種高稅率的關稅，主要地就應用於日本所供給的各種類與各等級之商品上。一九三三年三月，印度的關稅，對於日本的絲與人造絲布疋，按價計值抽取，從百分之三十的，增加至百分之五十。於是從日本到印度的船舶，當尚未執行此項稅率之先，儘先趕裝，在量上就迅速地增加了。在一九三〇年，印度對於英國貨的棉紗另件，按件抽取百分之十五，但對於非英國貨品就要課取百分之二十。然而本年（一九三三）六月，還企圖實行重訂的差別關稅，在這種重訂的稅率裏所規定的稅率，對於非英國貨，提高到值百抽七十五；而對於英國貨的稅率，僅僅增加到百分之二十五。今年的四月，必需要六個月以前送出才能有效的廢棄日印通商協定的照會，是由印政府送出了，更從同年四月所通過的反傾銷法案的行動來說，也預示了對於日本貨品仍然要增加印度關稅。自從對印貿易在近年來增加到重要地位以來，印政府的此項照會，日本政府收到時，不得不顯出了相當的驚異與憤慨。在一九二七年時，日本政府對印的輸出總數僅有百分之八・七；而一九三二年的比例，已增加到百分之一三・七了。

日印貿易協定的廢棄，是一種反對態度之頂點的表現，這種反對態度在印度市場上的成長，是由於日本輸出家企圖利用侵

略的販賣政策，以及劇烈的跌價傾銷來抵補中國抵制日貨的損失而來的。當感覺已經受了大的刺激，阻止傾銷品已著手，最近幾個月來，更集中批評於日圓之跌價的問題。日本人也承認日圓的跌價是有利的，正因為是這樣，這才傾銷了。在日本，他們相信印度政府的毅然通知廢棄日印通商協定，是由英政府所指使，而目的在於保障蘭開夏（Lancashire）的棉業。於是在東京的棉業的一致憤慨，主張為報復起見，務須把英國從亞洲市場逐出。而日本紡織公會在一九三三年六月更通過一致取締從印度購買原棉（Raw Cotton）。

日本與印度兩國之間的衝突，不過是日英經濟戰的一面，由於日本的競爭，日英經濟戰在最近幾個月來，變成了異常地劇烈。反對日本生產品的貿易制限，已經在大英帝國的每一個角落裏開始加強與要求了。英帝國已按置對於日本的橡皮長靴與短靴，征取百分之百的重稅；而英屬馬來與埃及，對於從日本輸入的低

級紡織品也增加了關稅；廢棄不列顛·西非洲與日本貿易協定的照會也已經發出了；而且東非洲與南非洲也已經報告着將採取同樣的行動與步驟；在奧大利亞對於日本的毛巾、鎗、硫酸壺、瓷器、電燈泡、橡皮長靴與短靴——一句話，一切日本對奧大利亞的貿易之重要項目，都已開始要求增加高關稅；西印度羣島的特立尼達（Trinidad）、牙曼加（Jamaica）以及南美洲的英屬基愛娜

（Grenada）對於日本紡織品也都有抵止的議論。英國的工業聯合會會曾問英國「貿易部」條陳抵止賤價的日本貨品，藉謀保護未來的本國貿易；而七月裏閉幕的議會裏所主要討論的議題，也就是日本競爭的問題。

當日本的實業家收到了上述的種種限制他們貿易的情報以後，他們就也急謀報復，而引用不僅祇是印度棉花的抵制為威脅；而且也反對一切大英帝國的生產品——這裏是包含麥加拿大的木材，奧大利亞洲的糧食與羊毛，印度的生鐵與英國的機械，以及排斥全世界市場上的英國貨品為威脅，連不在大英帝國旗幟之下市場也在內。雖然許多頭腦清醒的人，是反對任何此種報復形式，而警戒這樣不斷的過於侵略性的貿易策略，是會勝導極不幸的結果的。他們甚至主張，不管是由政府，或是由貿易協會，統制輸出價格，來解決現在在國外市場上所造成的不公平的競爭。

在英國市場上所顯示的一切障礙，也許會誘導日本重複注意到中國市場的可能性，即是重把中國市場為日本製造業的唯一出路。中國的關稅，在一九二九年二月達到關稅自主的目的以後，雖然它的增加很中庸的和緩的，但逐漸向上的傾向是有的。日本一直沒有承認中國的關稅自主，直到一九三〇年五月中國與日本簽訂了中日關稅協定以後，這才承認。在這協定裏，中國允許